

→→ 我们没有彩礼,也没有举行隆重的仪式,但我欣赏他的人品,我和他生活在一起,也是在精神上对他最大的支持。

【过去时】

●我出生在宁波,在我还很小的时候,就认识了陈哥,他是我的邻居。那时,陈哥的父亲开了间烟纸店来维持生活,他规定陈哥每天练习很多毛笔字,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完成任务,那就没有饭吃。

每当陈哥在练字的时候,我就偷着去看他,他发现了,就叫我陪他一起写字,因此我无意中深受陈哥的艺术熏陶,也能写一手很漂亮的毛笔字,而且还能画仕女画。我后来的工作就是从事服装的设计,而画画就是服装设计的基础。

因为我们两家相处很好,在很小的时候,两家父亲就私下定了亲,等我长大后就嫁进陈家,做陈哥的老婆。而我们俩也两小无猜,青梅竹马,形影不离。陈哥要去野外写生,我就跟着去,那时候,我就是他的跟屁虫。

陈哥五六岁时,就会描红了。什么叫描红呢?在我们老宁波人中都知道,描红,那就是绘画的人在纸上画一朵花,然后根据花样描在布上。陈哥家做的是小本买卖,陈母为了生活,经常绣花和做鞋子。陈哥就帮他的母亲描红,描好红,母亲就绣花。陈哥从小就喜欢上了描红,空闲的时候,他就坐在家门口,看远处的山,山上有四季开不完的鲜花,还有各种各样的草,陈哥就用他父亲的香烟壳纸来画画。面对眼前的风景,就如描红一样,认真地画了起来。

转眼陈哥读小学了,他最爱上的课就是美术课,经常去郊外写生。有一次,他从美术老师那里看到了一张潘天寿画的画,顿时,他被潘天寿的画风吸引了。他就问美术老师:“这是哪位大师?”

老师告诉他:“潘天寿大师,他也是我们宁波人呢,现在浙江美术学院任教授。”

陈哥一听,顿时对潘天寿产生了无比的敬仰之心,又知道潘大师是宁波宁海人,就对我说:我也要成为一位大师。可我不相信他,一个贫穷人家的男孩子,会成为大师?可我还是跟着他去了邮局,把一封挂号信寄了出去,挂号信里是陈哥的一幅作品,他用挂号信的形式寄给了当时在浙江美术学院的潘天寿,陈哥在信中用一个纯真的孩子语言写下:“请潘大师给我的作品指点。”

陈哥把信寄出去了,他带着希望和等待,希望潘大师对自己的作品能看上几眼,或是个回信。不久,陈哥真的收到了潘天寿的回信,这是一封平信,他打开信封,自己寄出去的画原样回来了,只是在画的一角,潘天寿写下了寥寥几字:“有天赋,好好画画,等高中毕业了,就来浙江美院读书。”

这简单几字,让陈哥感动不已,特别是“有天赋”这三个字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肯定,也让他更坚定执著的爱上了画画。他对我说:小亚,如果我成为了大师,那你就是师母了。我听了脸都红了起来,说陈哥欺负我。

可陈哥家的经济情况并不怎么好,画画要用纸,他的父亲买不起,于是,陈哥就把他父亲的香烟壳纸或是废弃的商品包装纸用来画画。他画“三打白骨精”、“桃园三结义”等美术画。有一次,学校搞活动,从鼓楼到鄞江桥,单程车票要6角。在回家的路上,陈哥走进了新华书店,他看到了齐白石的一本小画册,就爱不释手,再一看价格正好是回程车票的价6角。于是,陈哥就毫不犹豫地花6角钱买下了这本小画册。

但从鄞江桥走回鼓楼,有70里的路,一个小学生如果走回家那是要花七八个小时才能走到家。于是,陈哥就一个人向着回家的路走去。路越走越长,天已经完全黑下来,肚子也饿了,可陈哥手捧着自己心爱的画册,浑身充满了一种力量,终于走回了家。

●回到家的陈哥,等待的是父亲赏给他的一顿痛打。那一晚,因为陈哥迟迟不归,害得两家人家的大人到处去寻找他,我也打着油灯,沿着河边,一路叫着他的名字,怕他有个什么闪失。看到邻家的孩子都回家了,唯独不见陈哥回来。于是,四处寻找他,怕他不小心走失了。作为大人,对孩子的牵肠挂肚,也在自己成为父母后才能感受到的。当我看着陈哥的手掌被打得通红时,又心疼起来,再去看看他的脚,那双布鞋已经磨破了,一双脚板全是血泡。于是,我就为陈哥端来一盆热水,一边为他洗脚,一边擦着眼泪问他道:“为什么要走回来?车钱呢?”

陈哥却笑着说:“买书了。”说着,他就从怀里取出了齐白石的画册给我看了,我看着这本小小的画册,画册上是虫虫草草,还有一朵朵小花。就对他道:“这些东西,我们山上就有,虫草草池塘里也有,何必要吃这么大的苦头呢?”

可他回答我道:“那是大师的作品,是艺术。我也要成为一个大师。”我知道陈哥的心思,就在油灯下,用一根针,小心地为陈哥挑着血泡,那一针一针的挑血泡,痛得他直咧嘴,但他就是不开口叫疼,却捧出了齐白石的画册认真看了起来。

很快,陈哥初中毕业了,他一门心思想去考高中,可没有考上,就进了一家技校,学习开采煤矿的知识。三年后,进入了浙江长兴县的一家煤矿公司工作。因陈哥擅长画画,就进入了公司的宣传部,负责出黑板报。后来,矿上要办报纸,他又被选进了公司的报社,担任美术编辑。虽然,陈哥的愿望是想考入高中,然后再报考浙江美院,但这个希望随着高中的落榜,也无缘就读浙江美院,更没有机会向潘天寿学习了。但在报社工作时,陈哥认真工作,画出他心中的英雄人物,只要组织上需要的宣传工作,他都按时完成。空的时候他就拿出当年他寄给潘天寿的那幅画,看着潘大师亲手在那张画上写下的几个字,勉励自己学画,画好画。

●命运之神终于向陈哥伸出了橄榄枝,使他有了一次机会接近了潘天寿,当面对潘天寿的指教,成为他一生最难以忘怀的情景。

那是1964年,社会上掀起了“四清运动”,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,陈哥被组织上分配到了浙江美院担当工宣队,负责对那些学院的知识分子进行教育。当他接到这个消息时,内心感到无比兴奋,这并不是他以工人阶级的身份去管教知识分子,而是可以在这座神圣的学府里,看到自己的偶像——潘天寿。他偷偷地画了一幅山水画,他在等待和潘天寿的见面。

上苍没有辜负陈哥的苦心,他被组织安排在潘天寿的身边。当陈哥见到潘天寿时,此时的潘天寿正是年过半百,斯文寡言,整天埋头在画里。

当陈哥和他交谈时,拿出了当年那幅潘天寿亲手写下的:“有天赋,好好画画,等高中毕业了,就来浙江美院读书”的画时,潘天寿的脸上



情事 倾诉与聆听,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
请勿对号入座。
组合II

我记忆中的初恋故事

口述/小亚 文字整理/董鸣亭

丈夫是个“穷画家”

露出了惊喜,他对陈哥说:“十多年了,你还保存着这幅画?”

陈哥见潘天寿还记着这件事,更是感动得话都说不出来了,他对潘天寿说:“没有考进浙江美院,是我一生的遗憾,但今天能看见大师,我也就没有抱憾了。”说完陈哥就拿出了新画的画让潘天寿看。潘天寿一看,就对陈哥竖起了大拇指,连连夸他的画技提高了许多。

虽然陈哥是以工宣队的身份进驻在潘天寿身边的,但他们却成为了朋友,潘天寿在画画时,是不容许别人看他作画的,但陈哥可以享受特别待遇。每当潘天寿画画时,他就在边上,看大师作画。就这样,陈哥在潘天寿边上亲眼目睹了大师作画的风采和神韵,同时在潘天寿的介绍下,陈哥认识了在美院的很多大师,包括方增先大师。

在浙江美院的几年里,陈哥的人生发生了变化,那浓浓的艺术氛围深深熏陶了他,也影响了他的一生。当所有的工宣队撤出浙江美院时,潘天寿以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身份为陈哥申请,让他再在美院学习,就这样,陈哥在浙江美术学院一直呆了三年,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。

陈哥因为一直追随潘天寿,已经不能回原来的公司上班了,就被勒令回到宁波原籍。回到宁波后,陈哥就在一所中学做美术课老师,以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。

在此时,浙江美术学院派出工宣队,多次找陈哥,希望从陈哥的口中找到潘天寿反党的证据,但陈哥坚持认为潘天寿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,是自己的偶像。由于陈哥不愿和潘天寿划清界线,他唯一的工作也失去了。

●在陈哥最困难的时候,我们结婚了。我们没有彩礼,也没有举行隆重的仪式,但我欣赏他的人品,我和他生活在一起,也是在精神上对他最大的支持。

那时候,我在一家服装厂上班,每月的工资是36元,我们要吃饭,还要给陈哥买纸买笔,但陈哥天性乐观,并没有被生活的困境压倒,他仍拿起自己心爱的笔作画。为了生活,他画过毛主席的像,也写过宣传语录。但这些微薄的收入不能养活一家人,这时候,我们的大女儿已经出生了,全家的生活费就靠我的工资来维持,但我总是支持他的画画。只是我生了二女儿后,被查出了患有风湿性心脏病,前后动过几次手术,家里的钱根本不够用,更不要说买笔和纸了,那时候,陈哥就连一枚像样的印章都没有,更不用说好的印泥了,有时候,有友人索画,陈哥实在窘迫于自己拿不出印章,就对友人说,印章免了吧。

为了生活,陈哥来到了慈溪龙山工作,那是一个深山,无人居住,但陈哥在山上一直生活了六年。这六年里,我就陪在他身边,我们每天看着山上的风起云卷,冬去春来,花开花落。他用草皮作画,用人家废弃的纸张作画,甚至看见自来火壳子,也拿来作画。那时候,只要可以作画的东西,陈哥都不会放弃。而那时候,他的画只要有人喜欢就送人,并会告诉别人:自己是潘天寿的弟子。我也拿起了笔,画我的仕女画,在画中我们找到了一份安宁,一份和谐,从来没有为生活的拮据彼此不开心。我们没有什么奢望,只要能画画,就是最大的满足。

●当我们的女儿长大后,都找到了合适的工

作,特别是二女儿在上海工作,她从小也受家庭的影响,骨子里有深深的艺术细胞,看到各种的书画作品展览时,她就会给我们描述那些作品的精彩,同时,她发现这些作品全是用宣纸作画的,那红色的印泥鲜艳明媚。而我们作画的最好纸张只是铅画纸,更不用说来画画的水墨彩了。女儿一边看展览,眼泪就忍不住地沿着脸颊流了出来。她知道自己的父亲一生酷爱艺术,他以纯洁单纯的情感爱着美术艺术,也敬重着他心中的偶像,潘天寿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他的一生,牢记自己在画面上有着天赋,并予以一种使命感,遁入大自然追随大师的足迹,在艰苦的生活中,形成了自己的画风。

二女儿在上海的“朵云轩”为父亲买了很多宣纸和作画的工具,回到了宁波。多年不见的女儿,长大了,但陈哥看到那些宣纸时,又不知道怎么画了。毕竟陈哥从开始作画,就是用废弃的纸张,唯一像模像样的作画是在潘天寿边上,可离开美术学院已经是几十年的事了,再拿起宣纸都不知道怎么画了。但陈哥仍坚持在宣纸上作画,并在我的安排下,来到上海观摩各种画展,特别是民间的画展,陈哥特别关心,因为他也是个“穷画家”。

我作为陈哥的妻子,一生都和他形影不离,在他最困难的时候,我们走到了一起,生儿育女,相濡以沫,几十年来以画作陪,以大自然相伴,虽然生活十分清苦,但在清苦中找到一份安乐。特别让我们欣慰的是,我们的孩子都继承了父亲的艺术细胞,都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,画画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他们传承了父亲身上那种人格魅力,不为金钱所动,坚持自己的信念。

如今,陈哥的画已经得到大家的好评,他的作品于2011年被选登上了《中国美术报》,并在宁波地区享有美术家称号。向他求画的人络绎不绝,他也通过自己的勤奋,换来了一些报酬,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许多,陈哥去年还为我补上了结婚的戒指,我们还补拍了结婚照,并住上了女儿为我们购置的新房。但是,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贫穷的日子,那些艰苦的岁月。真是善有善报,几十年来,陈哥坚持自己的人格,在画技上精益求精,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我们非常珍惜和感恩今天的好生活。

【现在时】

如今,小亚和陈哥已经是古稀老人,但陈哥仍画笔不离,以画作乐,生活和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。而最令人高兴的是,小亚只要看到陈哥在作画,她就特别开心,根本看不出是个心脏做过大手术的人。祝福这对老夫妻。

注销公告
▲上海勒马申经贸有限公司,注册号:3102282041582,现经股东会决议,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,清算组由李超、杨宪组成,请债权人于2015年7月31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。特此公告。
遗失声明
▲遗失上海市奉贤区个体劳动者协会银行开户许可证,证号:J2900043814905,声明作废。